



年的序曲

□肖复兴

虽有老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但是，真正过年，还要等到年三十的晚上，一顿饺子为主角的年夜饭端上桌，然后，燃放起鞭炮，才算得上拉开了过年这场大戏的大幕。

年的序曲，便是在年三十这一天开始奏响的。

在过去的年月里，纵使如张作霖这样的人家，也要在年三十之前好长一段时间，提前包好满满一屋子饺子冻上，等待着过年的时候一家人和客人们吃。那是大户人家的做法。平常人家，用不着包那么多的饺子，一般只会在年三十这一天下午开始包饺子。这时候，全家人聚齐在父母的家中，就是在外地的孩子，也会在这时候千里迢迢赶回家。团圆，在年的传统意义上，这一刻彰显得格外明显，一直延续至今。

还有一点，冻饺子远不如新包的饺子好吃。这跟从树上采摘下来的成熟的果子和经过处理或放熟捂熟的果子吃起来味道绝对不同的道理一样。这便是年三十这一天一定要全家人动手包饺子而不能去超市买速冻饺子的理由。

一般，这天下午，各家在案板上剁菜的乒乒乓乓的声音便会开始了。以前住大院的时候，满院子都会响起这样的乒乒乓乓的声音，此起彼伏，你呼我应，是年最响亮，最欢快，最温馨的序曲。

如今，大多数人家搬进楼房里住了，这样美妙热闹的年的序曲，一般是听不到了。不过，这一天下午走到楼道里，如果仔细听，还是会隐隐听到有不少人家在案板上剁菜的声音从门缝里钻出。因为，对于北方人，无论饺子馅如何花样翻新，但是，大白菜是年三十饺子馅的主角，一般不会改变。因此，在案板上剁大白菜的乒乒乓乓的声音，便会在这一天下午永不消失。只不过，隔着房门和防盗门双层的阻隔，这声音显得微弱温柔了许多。如果说以前大院里传出各家在案板上剁馅的声音像是一曲嘈嘈切切错杂弹的民乐中的打击乐，欢快热闹的气氛抑制不住；如今的则像是经过弱音器的一曲柔板，将内心激荡的情感化为绕指柔。

在老北京，年三十这一天奏响年的序曲，除了在案板上剁菜的声音之外，还有一种声音，格外特殊，却必不可少。

这一天的黄昏时分，是街上最清静的时候。店铺早打烊关门，胡同里几乎见不到人影，除了寒风刮得电线杆上的线和树上的枯树枝子呼呼地响，听不到什么喧哗。就在这时候，胡同里会传来一声声“买荸荠喽！买荸荠喽！”

一般都会走出家门，来到胡同里，招呼卖荸荠的：“买点儿荸荠！”卖荸荠会问：“买荸荠哟？”大人们答：“对，荸荠！”卖荸荠的再问：“年货都备齐了？”大人们答：“备齐啦！备齐啦！”然后彼此笑笑，点头作揖，算是提前拜了年。

荸荠，就是取这个“备齐”之意。卖荸荠的，就是专门来赚这份钱的。买荸荠的，就是图这个荸荠的谐音、图这个吉利的。那时候，卖荸荠的，一般分生荸荠和熟荸荠两种，都很便宜。也有大人手里忙着活儿，出不来，就让孩子跑出来买。总之，各家是一定要买几个荸荠的。对于小孩子来说，不懂得什么荸荠就是备齐了的意思，只知道吃。那年月，冬天没有什么水果，就把荸荠当成了水果，特别是生荸荠，脆生生，水灵灵，颇有点滋味。所以，即使是孩子，在年三十的黄昏，也和大人一起等待着卖荸荠的吆喝声呢。

如果除夕算作奏响辞旧迎新的一支曲子的话，序曲是剁饺子馅的欢快声响，那么，这寒风中传来的一声声“买荸荠喽！买荸荠喽”，则像是中间插进来的一段变奏，或者在打击乐中突然升起的一支长笛，清亮而悠扬地回荡。

如今，这样的民俗传统早就失传了。人们再也听不到年三十黄昏那一声声“买荸荠喽！买荸荠喽”的叫喊声了，也听不到大人们像小孩子一样正儿八经的“备齐啦，备齐啦”的答应了。我现在想，大人们之所以在那一刻返老还童似的应答，是因为那时的人们对于年还真的存在一种敬畏之情，或者说，年真的能够给人们带来乐趣、欢喜以及期许。现在，即使还能够听到这样的叫卖声，还有几个大人相信并且煞有其事地出门买几粒荸荠，然后答道“备齐啦，备齐啦”呢？更何况，如今人们大多住进了高楼，封闭的围墙，厚厚的防盗门，带双层隔音的玻璃窗，哪里又能够听得到这遥远的呼喊声呢？

幸好，还有在案板上剁

馅的乒乒乓乓的声音，让年的序曲如同维也纳每年新年音乐会上必然要奏响一曲《拉德斯基》一样，始终如一，并历久长新地荡漾。

昨天是腊月廿三，北方人传统的小年。过了小年，年的脚步便愈加急促了。如今，不知有多少人还遵循着古老的传统，“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炖猪肉……”更多的人，尤其是生活在都市里的年轻人，似乎也只有在红包与饺子里品味一下年味了。

年味淡了，但融入中国人骨血里的文化记忆和还乡情结不会改变。即使已习惯了城市里安静简单的年，我们也依然愿意从文字中追寻那些仪式感很强的年俗传统。本期随笔周刊选取了记录时代进程中年俗变迁与文化记忆的几篇稿件，以飨读者。

——编者

孔府怎样过大年

□戴永夏

山东曲阜的孔府，又称衍圣公府，是孔子嫡裔长支世代居住的地方，也是孔孟之乡的核心。孔府的生活习俗，既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共性，又有自己的特色，向为世人所称道。孔府过年的习俗，就很具有代表性。

腊八施粥格外忙

农历十二月初八称为“腊八”。民间常说，“过了腊八就是年”。过去孔府过年，从腊八这天就开始了。腊八的一切活动，都围绕腊八粥进行。

孔府的腊八粥分为两种。一种是粗的，给仆人喝，粥里放大米、肉片、白菜、豆腐之类。另一种是细的，内宅、十二府及上供用。这种粥很讲究，用薏米仁、桂圆、莲子、百合、栗子、红枣、红豇豆、粳米等原料熬成，粥面再放上用山楂雕刻的“粥果”，既好喝又好看。腊八这天，平时回家吃饭的仆人，全都来到府里喝粥。喝粥时，每人还发给一斤馍馍。同时府里还要给十二府的各家送粥，给祖先牌位和佛爷供粥。由于粥的供应量很大，要安排很多人熬粥，“户人”中的烧火户这天也专门来烧火。

腊八过后，便开始大扫除和“蒸壮”。所谓“蒸壮”就是做年货——用八口大锅蒸年糕、豆包、花卷、馍馍等，一直干到腊月二十三的晚上祭完灶为止。

院子里的布置也从腊八后开始。腊月十五日，仆人们在前堂楼院中间竖起一根三丈高的红漆杆子，称“朝天杆”。杆子上边有个绿花顶和三角钩，钩上挂一个大铁丝红灯笼，内放一支一斤重的大红蜡烛，每天点着，用滑车拉上去，一直点到正月十五。

祭灶轻视灶王爷

腊月二十三为“辞灶”，是送灶王爷上天的日子，又称“祭灶”“小年”。一般民众对灶王爷恭敬又虔诚，生怕得罪了他，他会在玉皇大帝面前说坏话。然而在孔府，人们却看不起灶王爷，祭灶时便表现出对他的轻慢。

祭祀别的神灵，都由衍圣公亲自主祭。唯独祭祀灶神，衍圣公从不露面，而由当差的代祭。灶王爷的神位，也不许供在孔府的厨房，只能放在一间多年不用的柴火间里。祭祀的时候，当差的只是下命令似的对灶神嘱咐几句，并不祈祷什么。因为“圣人自有天保佑”，灶王爷无能为力。孔府之所以这样轻视灶神，不只是因他位卑官小，更因他品格低下，好搬弄是非，在上司那里打小报告。

祭祖拜神迎新年

腊月三十是“除夕”，人们要向旧岁告别，礼仪自然很隆重。这天，府内到处张灯结彩，燃檀香木，铺设地毯；院子里搭着彩棚，拉上彩带，营造出浓浓的年味。穿着一新的衍圣公（当地称“公爷”）和夫人在赞礼生或女仆陪同下，先后祭拜家庙、影堂、祠堂、慕恩堂、佛堂等庙堂，行三跪九叩大

礼。每个祭拜之处都放十大碗供菜、两盘馍、三杯酒，点燃两根红烛。与此同时，孔府的司房、门房要祭拜财神爷，花园的园夫祭拜花神，仓房的仓夫祭拜仓神，内厨、外厨的厨役要恭迎灶王爷回官……整个孔府香烟袅袅，红烛闪亮，阖府人都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向各路神祇表示感恩和敬畏之情。衍圣公和夫人祭拜完后，便来到前堂楼正厅。全府人员鱼贯而入，向公爷和夫人磕辞岁头，依例领赏。

大年初一子时起，孔府正式迎春拜年。这时，执事人员拿着“纸码”，到各处点燃信香、红烛，燃放烟花、爆竹；公爷、夫人喝用莲子、红枣和江米面熬制的“元宝汤”。喝完后，再到前楼庭院正中的天地棚祭拜天地神灵。拜完天地，再去家庙、影堂、祠堂、慕恩堂等处祭拜。一路上，踩着各院事先撒满的芝麻秸，名曰“踩岁”，取“芝麻开花节节高”之意。

大约清晨七点左右，府里各处祭拜完毕，衍圣公由百户官、管勾官、诗乐官和典籍官陪同，前往孔庙祭拜。这时，孔庙大成殿内的“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像前供着整猪、整羊等供品，由赞礼生鸣唱，衍圣公行三跪九叩礼，随行官员亦随同跪拜。

孔府过年，礼仪隆重，忌讳也颇多。忌讳之一是摆供忌用鲤鱼。这是因为孔子的儿子名叫孔鲤。再一忌讳是年夜的饺子忌放肉馅，这是为纪念子路。相传子路是孔子最信任的弟子。他离开孔子到卫国做官时被人杀害并剁成肉泥。孔子得知此消息后，从此不再吃肉酱。这两则忌讳看似平常，但其中却蕴含着儒家忠、孝、节、义的思想。

元宵面灯卜旱涝

农历正月十五是元宵节，俗称“灯节”。孔府灯节的内容之一，就是与民间同乐。

春节期间，曲阜民间几乎村村都组织耍龙灯、跑旱船、踩高跷、舞狮子等活动，各村的龙灯队都自愿到孔府表演，因此春节期间孔府里的龙灯表演接连不断，元宵节这天更是达到高潮。村民玩龙灯时，孔府当差的和“花炮户”还要燃放焰火。有的差人还将孔府里存放的各种头型面具拿出来，跟村民一同表演。

再一项活动是点面灯。从正月十四开始，孔府管事便召集十几个女仆，用豆面捏一些用豆油点燃的“灯笼”，正月的捏一个鼻儿，二月的捏两个鼻儿，以此类推，直至捏够十二个月。另外，还准备了明角灯、绢纱灯、骡马灯等，供元宵节晚上用。第二天下午，孔府各房、孔林、孔庙、东场、西仓、车棚、马号等部门都派人来领取豆面灯，到了晚上点起来。这晚衍圣公还要祭拜各路神祇，送他们返回天地三界。当晚，要将已燃烧过的面灯取来，占卜当年的旱涝情况。若面灯内水汽大，就表明该月的雨水多；若面灯内干枯无水汽，就表明该月干旱少雨。

晚上十点左右，再次烧香摆供，焚化纸钱，燃放鞭炮，把祖先牌位收起，表示把祖先送走。至此，孔府的大年才算过完。



□本版编辑：孔昕
□美 编：郭传靖